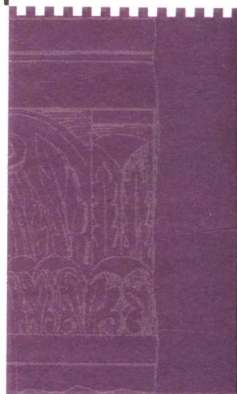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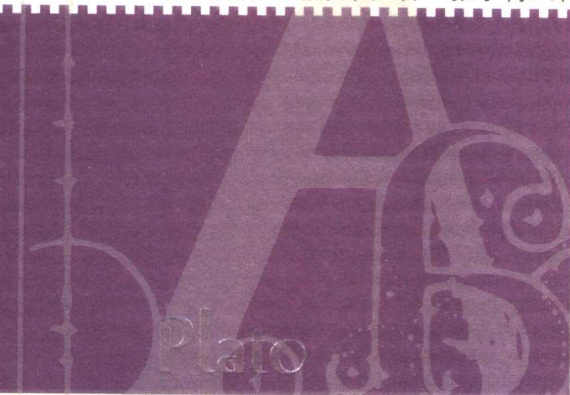


西风译丛
理想国

[古希腊] 柏拉图/著 张子菁/译



理想玉

西风译丛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古希腊」柏拉图／著
张子菁／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张子菁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6

ISBN 7-80206-273-X

I. 理... II. ①柏... ②张... III. 柏拉图(前427~前347)—哲学思想 IV. B502.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2286 号

理想国

著 者:[古希腊]柏拉图

译 者:张子菁

责任编辑:徐 晓 师新星

装帧设计:合和工作室

责任印制:胡 骑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3(咨询),6706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33,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装 订:北京新丰印刷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206-273-X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出生于雅典的贵族家庭。小时候从师苏格拉底。青年时期功成名就，并和后来师从于他的亚里士多德及其师——苏格拉底一道成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哲学有一种执拗式的偏爱，并创立了哲学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理论体系。认为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而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

孩童时的柏拉图正处于国家的衰落时期，那时的雅典局势混乱，私人互相报复，到处械斗，加之社会上瘟疫流行，大政治家伯利克里染疾去世后，群龙无首，以至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由于家庭因素的影响，柏拉图的思想感情显然是倾向于维护贵族奴隶制的社会。随着民主政权的重新诞生，苏格拉底

被处以极刑，已经在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柏拉图目睹了雅典贵族政治堕落为寡头政治的现实，深感哲学走进政治与走进国家统治的重要性。为此他广交朋友，大力宣扬要让哲学家统治国家的思想。

柏拉图认为城邦的农民、工人、商人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和推销者，他们不适合人事国家政务的管理，与国家政治活动相应的所有活动都应该由管理层的人来担任。他理想的国家应该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应该为治理国家和捍卫国家荣誉尽心尽力。城邦的老百姓要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供养领导人，领导人再拿出钱来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同时，柏拉图还极力提倡巩固国家的治安、国防，以及教育事业，而他自己也为此付出了许多的艰辛。

当恩师苏格拉底因被人诬告而被处以极刑后，柏拉图痛定思痛，立志要以继承苏格拉底大业为己任，加倍刻苦地钻研哲学。先后共著以苏格拉底观点为主线的对话 19 篇，其中，最著名的《理想国》成篇于不惑之年。另外还有 6 篇其真伪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由于苏格拉底一生未曾留下著述作品，但其思想精粹，通过柏拉图之笔，已使后人得以传承。

公元前 387 年，雅典被波斯人所征服，割让了小亚细亚，同时又与斯巴达战争不断，整个希腊处于混沌状态，柏拉图痛感端政治饭碗之难，便在雅典创办学园，很快声名鹊起，希腊城邦的不少世家子弟都纷纷前往求学，柏拉图也因此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有学识的政客。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代表作。该书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

书，而且是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这本书诞生于西西里岛的锡拉古城试验“正义之邦”受挫之际，它为统治者设计了治理一个理想的国度绝不可或缺的“法律”的蓝图，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柏拉图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在思辨理念的“天上的”“原型城邦”之后，设想“正义之邦”不完全的“人间摹本”，从而向世人提出了“一种否定现存社会形式，代之以新模式的改革方案”。这正是其哲学思维的矜持使然。

《理想国》出笼后，立即被译成20多种语言，很多国家乃至城邦的统治者视其为瑰宝，故后人誉为震古铄今之书。原书共分十卷，以“理想”为定义，主要涉及国家专政、独裁、正义非正义、善与恶、民主、法律、宗教、道德、妇女参政、教育以及男女平权等诸多问题。在这本书中，柏拉图所关心的理念主要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评价，他通过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阿德曼托斯的辩论对话的形式，把自己的治国理想渗透于其中。这种构思，不但显示出哲学家的胆略，更显示出思辨的智慧。

在重译《理想国》这本书时，考虑到现代人知识需求的全面开花，无法腾出太多的时间在一个名家身上“王顾左右”，故删去部分（并非因糟粕之故）译者认为不太适合现代人阅读的内容，这样能使此书更加精练、易读。

译者

2005年5月17日



■
■
【译序】

(001)

■
【上篇】

理想国家与理想政治

(001)

论财产与老有所福

(003)

理想国与理想政治

(008)

国家的力量与法律问题

(022)

论城邦的妇女儿童公有制度

(037)

论定国安邦

(045)

论希腊的内讧与战争

(051)

从寡头到无政府的政体形式

(063)

■
【中篇】

正义与非正义

(75)

论正义与邪恶

(77)

正义与非正义的哲学诡辩

(087)

解构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

(106)

论正义的起源与本质

(120)

苏格拉底对正义的定义

(139)

■

【下篇】

国民与民生

(165)

论国民教育

(167)

智慧、勇敢兼及节制的性质

(182)

论妇女的天赋

(192)

论哲学治国兼及知识的存在

(208)

哲学家的德行

(217)

黑暗与光明的抉择

(226)

论诗人的模仿

(235)

独裁者的生活方式

(250)



■

■

■

【上篇】

理想国家与理想政治

■

■

■

论财产与老有所福

辩论者：苏格拉底 玻勒马霍斯 克法洛斯

[昨天我和格劳孔一起到比雷埃夫斯港¹去拜祭女神，同时我还想看看那里的居民是怎样庆祝这个节日的。看到他们的游行队伍，我很高兴，我觉得色雷斯人搞的跟他们很相似。当我们准备回城时，我的风衣被一个人拉住，原来是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从远处看到了我们，便命他的仆人跑过来让我们等一等他。过一会儿，玻勒马霍斯就来到我们跟前。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格劳孔的弟弟阿德曼托斯、尼喀阿斯的儿子尼克拉托斯和其他几个刚看过游行的人。]

玻：苏格拉底，看样子你们几个人是要到城里去，对吧？

苏：你猜得很对。

玻：你都看到我们这几个人了，我想我们现在进行一次交锋，你如果觉得你能胜过这些人，你可以走，否则就留下来。

苏：难道就没有第三种选择吗？我想我可能会说服你们让我们走的。

1. 位于希腊雅典西南七公里的地方，是雅典重要的港口。

玻：如果你说不能说服我们的话，那该怎么办？

[格劳孔在一边附和着说：说服不了，说服不了。]

玻：你就别再费什么心思了吧！我是绝对不会被你说服的。

苏：赛马，这可是个新鲜的东西。听说是骑手们把火炬从一人手里传给另一人吧？

玻：对！但晚上还有一个别开生面的庆祝晚会，你不看会很遗憾。留下来吧，别固执了。吃完晚饭，我们就一起去看这个晚会。同时还可以看看年轻人的集会。

格：既然你们都这么坚持，那我们就留下来吧。

苏：那我尊敬不如从命啦！

[我们随着玻勒马霍斯一起去了他的家。我们见到了他的弟弟吕西亚和欧塞得摩，还有切各斯的色拉叙马霍斯、帕尼亚的切曼提得斯和阿里斯托摩斯的儿子克里托芬。玻勒马霍斯的父亲克法洛斯也在那儿，我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他老了许多。他坐在有靠垫的椅子上，头上还戴着个花环，看样子他也刚从神庙拜祭回来。屋里的椅子排成了个半圆形，在他热情的招呼下，我们挨着克法洛斯坐了下来。]

克法洛斯：苏格拉底先生，我这么大岁数，是去不了城里了，如果我还能去看你的话，我也不会把你请来这儿。你应该多来比雷埃夫斯看我才是。我想告诉你，随着对肉体快乐的需求越来越清淡，我就越来越留意享受聊天的快乐。请不要拒绝我们的请求，把这儿当作你自己的家，热心地和这里的年轻人交朋友吧。和大家在一起，你同样会很快乐的。

苏：尊敬的克法洛斯先生，我最喜欢和年长者谈话了。

你们经历过很多，有过不少人生经验，你们所走过的路，我多半也要再走一遍。我应该向你们请教，人生这条路究竟是平坦易行的，还是崎岖难行的呢？如果你允许，我再提个问题，当您现在已经像诗人们所说的处在那种“夕阳西下”的光景时，是否对老年会更加艰辛而发出感叹呢？

克：其实，我也很乐意把我的亲身感受讲给你听。像俗语说的“物以类聚”一样，我们这些老者平常有事没事总聚在一起。我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是：我们现在连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年轻时的爱情就更谈不上了；想想曾经有过的好时光，再比较一下现在，过的简直就不叫日子。有些老人纷纷抱怨亲友们冷落了他们。而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因为人老了而引起的吗？不过，我认为人的痛苦与人老不老是没什么关系的，要不然的话，和我一样的老年人都应该在受苦。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苦，我认识的许多朋友也没觉得苦。我记得有一次老诗人索福克勒斯¹被人问起是否还有像从前那样谈情说爱的欲望时，他说：“我现在是清静了，我终于从中摆脱出来了；我感觉就好像是从一个疯狂残暴的奴隶主那里逃脱出来了一样。”从那以后，我经常回想起他的话，而且每次想起，都跟刚听到的时候一样新鲜可感。人老了，应该多一份宁静与自由感。当年轻时的激情逐渐消退时，要都能有像索福克勒斯所说的那种境界，我想大家就都能从疯狂的奴隶主那里逃脱出来，而且是从

1. 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公元前495~406年。

所有的奴隶主那里得以逃脱。阁下，我所说的这些话，为的就是证明一条道理：年老不是问题，真正会出现问题的是人性格的因素。一个乐观的、心境淡泊的人是不会因为年岁的增长而增加压力的；反之，那些具有相反性格的人，即使年纪再轻，他活着也是负担呀！

[克法洛斯的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但为了得到更多的教益，我决定给他提一些悖论来刺激他。]

苏：克法洛斯先生，你说的话有道理，但我仍然觉得大多数人达不到你这种境界。他们会认为你是老有所养、老有所福了才说这番话的。因此，他们会说人老了，是因为富有，才会有淡泊宁静的乐观性格，你就是这样，不是吗？

克：算你说对了。他们的确没有认同我的观点。虽然他们对我的怀疑不是空穴来风——但却失之于绝对化了，我有足够的理由来驳斥他们。当色弥斯托克勒¹受到塞里福斯人嘲笑，说他是因为雅典而不是因为贤德才出名时，他反驳道：“如果我们出生的城邦调换一下，那么谁也成不了名。”我想色弥斯托克勒的这番话对于那些既贫穷、又惧怕老的人正好适用。一个人贫穷并不怕，只要他善良；可怕的是富有了，身上却充满了邪恶；邪恶的富人老了也是不会得到安宁的。

苏：克法洛斯先生，我想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

1. 色弥斯托克勒，雅典著名政治家，公元前514~449年；波希战争初期他极力推行民主改革，使贵族议会的成分发生重大改变。

的财产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还是从祖辈手上继承下来的呢？

克：姑且算是靠自己创造积累的。苏格拉底，你想知道吗？我所创造的价值正介于我的祖父和我父亲之间。我发展了我祖父的遗产。但是，我父亲却把财产弄得比现在还少。不过，对抵后仍然还是正数。我现在的心愿就是能够把我继承的遗产加上我创造的财产传给子孙后代。

苏：我也觉得你不像个守财奴，对钱财看得很淡，大多数尚未经历过自己赚钱的风险，手中又有遗产可继承的人都不会太贪财，而那些凭着自己的力量挣钱的人对积累下来的钱财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就好比诗人爱自己写的诗，为人父母者总是疼爱自己的子女一样。赚钱的人对钱的钟爱可能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钱在他们手中成了一种产品。因此可以说，他们是不值得做朋友的，因为他们的心中除了钱财，什么都不值得赞美。

克：你的话有道理。

苏：那么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什么是你从万贯家财中得到的最大的福祉呢？

克：尽管我的答案未必能让所有的人信服，但我还是不想隐瞒我自己的观点：当一个人濒临死亡的时候，在他弥留之际，就会被很多莫名其妙的恐惧所缠住，以为有关阴曹地府对生前干过坏事的人都会实行惩罚的各种传说都是真的，因此他感到不安和痛苦。或许是因为年老而脆弱，或许是因为濒临死亡，以为对另一个世界的轮廓看得清楚了，他就会诚惶诚恐，疑虑纷至沓来，他开始回想自己在有生之年是否

做过什么坏事。当他发现自己的罪孽深重时，他就会像小孩子一样不断地从睡梦中惊醒。但对于自认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人而言，即使年已古稀，他的梦一样会很美。诚如达品¹所说：“希望总是垂青正义和神圣的灵魂；它是他老年的保姆和旅途的伴侣，但对人世间不安的灵魂却具有威慑的力量。”达品的诗真是妙不可言！财富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妙意也许就在这里（当然，我并不是指所有的人）。我的意思是：如果人人都不会为钱财去欺骗别人，那么人人不会为即将报到的阴曹地府所困扰。他不会因为生前没有供奉神明或者是欠了别人的债而提心吊胆。钱财固然能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但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来说，明白事理才是最重要的。



理想国与理想政治

辩论者：苏格拉底 阿德曼托斯

[格劳孔和在场的其他人都再三要求我不要放弃这个话题的继续讨论。他们渴望得到真理，首先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

1. 达品，希腊著名诗人，公元前522~442年。

的本质何在，其次是它们所带来的各种后果是什么。于是，我就接着往下说了。】

苏：我们现在探讨的话题其性质是十分严肃的。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需要敏锐的眼光和深度的分析能力。但我一想，我们都算不上绝顶聪明的人，所以我们最好还是采用一种方法：我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它。如果一个视力很差的人被命令从远处阅读很小的字，这时，旁边就会有人想到，这些小字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大的，如果两处的字都是一样的，那么，视力差的人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循序渐进。这样，发现有大字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是碰上了好运气了。

阿：说得对，但是这叫什么例子？和我们的讨论话题有什么关系呢？

苏：我会告诉你的。我们探讨的论题是正义。而你知道，正义有时被说成是个人的正义，有时又被说成是整个国家的正义。

阿：是的。

苏：难道一个国家不是在于一个人之上吗？

阿：毫无疑问。

苏：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较大的场所里就有较多的正义，而且也较为容易理解与分辨。因此我建议，我们在探讨正义与非正义的本质的时候，先一起来看一看国家里的正义是怎样的，然后再从国家影响个人方面来探讨个人身上的正义。这叫由大见小。